

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条老街，住着所有的心情和故事，承载着童年回忆。我不是喜欢陈旧的东西，而是割舍不下那段充满欢声笑语的童年时光。

故乡的老街，是千年古镇的江口，是到芙蓉洞和国家5A级景区芙蓉江的必经之地。由于芙蓉江从街中心穿过，东面叫上溪街，西面叫下溪街。我家属于下溪街这一片，心中的老街就是下溪街模样。因为我读小学阶段从来没有去过上溪街，直到1969年江口大桥建成通车，才有机会去上溪街。

老街有三幢民国时期的房屋比较特别。一幢是民国时期江口名人杨邦道的“袍哥”议事会所和“伪镇政府”办公用房。议事会所分为前后两间，前厅是“袍哥”议事的地方，后厅是吸食鸦片的地方，听老一辈讲，以前买不起鸦片的“烟鬼”，只要到吸食鸦片那间屋门口闻一闻鸦片味道，就过足了烟瘾。议事会所的正前方，是一个六角形亭子，亭子上雕梁画栋，脊兽飞卷，俨然一座巍峨辉煌的小宫殿。亭子旁边两棵黄葛树，宛如两个站岗的士兵。据《彭水县志》记载，上世纪三十年代，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在湘鄂赣一带活动，视察彭水时，曾在这亭子里商谈江口剿匪之事，蒋经国奉命与宋希濂部曾在这亭子里谈收兵固守白马山之战事。

老街前排有一幢“三楼一底”的木质结构青砖瓦房，房中间有一个天井，用于采光和排雨水，一楼后面厢房有一个水池，可作预防火灾之用，这是“伪政府”镇长向国辉的住宅。老街后排有一个“石朝门”，一对石狮子端坐两旁，朝门里面有一幢曲尺形的木质结构瓦房，门窗做工讲究，雕刻着各种花鸟图案，这是帮会“袍哥”老大杨邦道的府邸，府邸侧面是一个

可以容纳100多人的厢房，厢房里有1米多高的戏台子，上一辈传下来：每当夜幕降临，一些玩友在此唱川剧，台子下面是三教九流的茶客。小时候，我在街上玩耍，都被这几幢古色古香的建筑所吸引，总在想这么高的房屋是如何修建的？每次都恋恋不舍离开，心里想：我长大了也要修建这样的高楼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“破四旧”之风兴起，首先拆掉了“六角亭”及附属建筑，修建了江口区公所，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老式木质结构砖瓦房逐年翻修新建成了钢筋混凝土楼房了，商店门面木板全部换成了卷帘门了，那几幢古色古香的建筑也随时代而去，只有那两棵黄葛树依然记录着历史的变迁。

返城的许多重庆、上海知青和江口原老居民，回到江口，百感交集，五味杂陈。昔日老街那厚重的文化底蕴，那繁华热闹的赶集人群变得熙熙攘攘，一打听才知道农贸市场搬迁，扩大场镇容量，老街也顺势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近些年，江口镇党委政府一班人，按照上级统一部署，走文化旅游发展之路，提出“两江福地，千年江口”文化品牌，打造“盐茶古巷”，把老街的房屋统一规划设计后进行风貌改造，门牌整齐划一，将原来的水泥地板换成石砖，在民房的墙壁上或用文字、或用油画、或用实物呈现当年老街的繁华。

有多少往事不堪回首，有多少记忆如

故乡的老街

◇ 王寿合

过眼云烟。近些年老街上，一些下象棋的爱好者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围在一起观看下象棋，一些中年妇女摆上一张小方桌，悠闲地玩着扑克“二打一”或“板子跑”，那种生活的充实与宁静，着实让人感到当今社会的幸福与美好。

中午时分，我想去看小时候最爱的地方——连环画书屋，那时候没有太多的书籍，唯有连环画是小孩子们最爱，缴5毛钱押金就可以借阅，租金是每天一分钱。我爱好读书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，稍大一点，找熟人借阅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等，《红楼梦》看不懂，从来没看过，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次，正在我往回的回忆中，已经到了我心仪的连环画书屋，那里已经是一个豆花饭馆了，鹤发童颜、精神矍铄的老板看见我因为要吃豆花饭，十分热情，问我吃什么豆花？老板连忙介绍：我们这里的豆花是人工用石磨碾压成豆浆的，头一天晚上睡觉前，用温水把豆子和一定比例的糯米泡好，第二天早上四点钟左右起床磨制豆浆，待豆浆烧开后立即退出柴火，滤出豆渣后，再把豆浆倒入大锅中，再次烧小火，用胆水慢慢点卤，这样的豆花既嫩又绵扎，吃的时候根据个人爱好配制调料，吃起爽得很，再喝上两江口老白干（白酒），是那些年江口有钱人过日子。听老板说得那么好，我也想过一回那些年有钱人的生活，于是要了一碗豆花，去打调料的地方一看，哇！单是调料就有十多种，我勾兑好调料搅拌均匀，用筷子

夹一小块豆花放在调料碗中，的确有绵扎的感觉，吃在口中，嫩嫩的，滑滑的，和着调料的香味，简直爽歪了，喝了一口酒后，再喝一口啤酒，回味甘甜，个中滋味只有亲自吃了才感觉得到。

吃完午饭后，老板见没有其他顾客，主动递了一根烟过来，他话匣子打开了，他说江口在解放前小吃多得很，数不胜数。用糯米淀粉搓成小团，然后放在油锅中炸制，人们称为“油果子”，吃起来外焦里软，好吃得很呢。苏家的包子和游家的油条，是最有名的，苏家包子，馅料与其他家的差不多，主要在馅料中放了一小颗用肉皮熬制的果冻，吃起来口里流油；游家的油条的确有秘方，炸制过程与其他的油条也差不多，用同样的材料，游家的油条就是比别人的油条个头大，吃起来酥脆又不硬，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人们舍不得油从嘴角浪费了，大多喜欢把油条切成小段，放在豆浆里，这样就没有浪费了。

老板见我听得专心，记得认真，他又讲了江口以前“八大碗”，他说“八大碗”酒席，堪比满汉全席，是当地有钱人才办得起的酒宴。“八大碗”中有一道起席菜，我们当地人称作“包圆”。这一道菜据我所知，只有江口才是正宗的发源地。

“包圆”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上席，首先要选择精瘦肉，再用小刀剔除肉中的肥肉，用冷水浸泡冲洗晾干，切成薄片后，再用葱姜水和胡椒粉把肉搅匀，目的是去腥，浸泡30分钟左右，然后再次冲洗

晾干后，用刀剁成肉茸，接下来这一步最为关键，多少肉用多少姜、多少玉米淀粉、多少个鸡蛋、多少盐，这就是技术活，没有十年八年经验是不行的，甚至先放什么，后放什么都有讲究，然后用手搅拌均匀，发酵半个小时后，用手搓成条状，裹上鸡蛋黄放在垫上芭蕉叶的蒸屉上猛火蒸熟，待其冷却后斜刀切成小片，看上去圆圆的，十分精致，之所以叫“包圆”，就是取其团圆之意，象征团圆和美，之所以叫“起席菜”，就是生日、结婚喜庆宴席的第一道菜。这个时候的“包圆”才是半成品，还需要几道流程，把芋头去皮洗净切成小块，把木耳发泡洗净切成小块，把黄瓜洗净晾干，把粉条发泡后切成小节，把酥肉切成小块，然后把切好的包圆片均匀重叠放在大土碗的四周，以前是方桌，一般放十六片，现在是圆桌放二十片，保证每个人吃到两片，再依次放入酥肉、粉条、黄花、木耳、芋头，再用作料调成的“汁子汤”放入碗中，再次烧大火蒸熟，将猪油放在锅中炒香后加入大骨汤或鸡汤、少许食盐、姜蒜米，待其烧开后制成高汤，用一个大一点的汤盆反扣在蒸“包圆”的碗上，再次反扣，上面便是圆圆的包圆片，再把高汤舀入盆中淹没至大部分包圆片为止，最后放入少许鸡精、味精，最后放上葱花，才能端上桌。这一道菜的本来味道，成了永恒的回忆，因为现在猪肉的品质差了，再也吃不到那些年的那个味道了，我从老板感叹的语气中读懂了丝丝遗憾。

华灯初上，我拜别老板，一人独自行走在老街，充满了无尽的遐想。几十年来，我走过很多名山大川，游玩过许多现代大都市，却始终留恋家乡那条老街，难忘那一抹乡愁。

一眼入冬(外一首)

◇ 廖诗林

行走在林间，树枝秃顶
飞鸟在哪去了
心湖的风，有些颤抖

来到湖边，已近夜色
冷月的清辉洒向湖面
旁边的枯叶飘过来
向我诉说着离愁的故事

听了良久
我拾着枯枝败叶
回家，放入正燃烧的火盆中

音乐刚刚开始

江边，夜的唇上
音节在细语，在五线谱上游动
如穿梭梦中，把沉睡的灵魂叫醒

星夜，如流水，繁星点点
这慢节奏，解开了生锈的锁
把有故事的人置于和弦之间

让这乐章自由流淌
温柔的时光，像鸟展开的翅膀
此时，音乐刚刚开始

木根铺

◇ 张忠群

木根历史久悠悠，
九铺相生唐路遥。
现在翻新文旅地，
乘凉渝客乐不休。



陈佳乐/作

书画评论

父爱深沉 ——读余华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有感

◇ 贺雪萍

血，将钱汇给了儿子；为了招待儿子二乐的生产队队长，她的老婆无奈之下恳请三观再去卖一次血；为救重病的儿子一乐，许三观决定再一次卖血，而这次，李血头却不再理他，他只好打算一路卖血去上海。

在那次不要命的卖血路上许三观遇见了那些真诚善良的路人，在这种对命运抗争与脉脉温情的夹杂之下，让人潸然泪下。

读完这部长篇小说，开始好奇这个仿佛叼着烟改着稿纸的余华先生，他不像是那些扬着眉毛趾高气昂地批判现实的时评者，而像是一个娓娓道来讲故事的先生。他毫不晦涩地将许三观卖血的故事写得如此深刻，让沉浸在故事中的人们浑然不知的时候，深深扣住读者的心。他在一个违反了那么一点点之常情的平凡身躯上，刻下了一个鲜明的时代标记。文章线索为

“卖血”，而实则重在述说他与他的大儿子一乐的复杂关系，对于不是亲生儿子的一乐，依旧爱得如此深沉。

最让我印象深刻的，是许三观口头炒菜的描写，让人拍案叫绝。

许三观过生日那一天，许玉兰特地煮了一锅加了糖、十分稠密的玉米粥，可孩子们并不满足，心心念念的都是肉，在那个饥荒的年代，许三观给孩子们奉了一份别样的“精神聚餐”，这一餐也是许三观嘴上从未说出的那份爱吧。“不，只能炒三下，炒到第四下就老了，第五下就硬了，第六下那就咬不动了，三下以后赶紧把猪肝倒出来。这时候不忙吃，先给自己斟上二两黄酒，先喝一口黄酒，黄酒从喉咙里下去时热乎乎的，黄酒先把肠子洗干净了，然后再拿起一双筷子，夹一片猪肝放进嘴里……这可是神仙过的日子……”这苦中

乐，这苦中甜，不想说他是在“自欺欺人”“望梅止渴”，更愿意去形容许三观，是一个乐观的生活者。

还有一个让人动容的片段，许三观最后一次卖血时，年轻血头却不再理睬他，最后许三观哭了。“他敞开胸口的衣服走过去，让风呼呼地吹在他的脸上，吹在他的胸口；让混浊的眼泪涌出眼眶，沿着两侧的脸颊刷刷地流，流到了脖子里，流到了胸口上，他抬起手去擦了擦，眼泪又流到了他的手上，在他的手掌上流，也在他的手背上流。他的脚在往前走，他的眼泪在往下流。”40年以后的他又想再卖，可已经没有人要他的血了。许三观的泪，仿佛滴在了每一个读者的心上，滴在了我的心上，可他的儿子们却无法理解，许三观是为什么哭了，他不再有能力保护他亲爱的家人们了。许三观嘴上从未说出的“爱”，也从眼里掉了下来。

或许对于许三观而言，质朴与善良就能使他们的生命朝气蓬勃，这茶米油盐、老婆儿子、平平安安，得了这欢喜，就不枉他的一世了。

破阵子烽火家书两首

◇ 唐乃伟

其一：

破阵子烽火家书
塞外硝烟密布，营中鼓角频催。浴血
冲锋歼敌寇，守土安邦扬国威。男儿志不移。

笔下离愁难尽，箭前浩气常随。卫国
保家倾热血，何惧沙场裹革尸。英名史册
垂。

其二：

破阵子烽火家书
烽火连年乱舞，家书万里难书。卫国
何辞身作土，报捷惟求边患除。此心终不渝。
梦里高堂叮嘱，醒来幼子欢娱。每忆
团圆欢畅处，总恨干戈断锦途，思乡泪满
襟。